



第18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奈克先生（巴基斯坦）
后一阶段主席：马洛伊先生（爱尔兰）（副主席）

目 录

裁军项目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发言人：

图尔松夫人（瑞典）	2
瞿丁伯先生（越南）	12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	16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印发。

Distr. GENERAL
A/C.1/35/PV.18
29 October 1980
CHINESE

下午 3 时 20 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图尔松夫人 (瑞典): 主席先生, 非常感谢你在今天上午会议上所作的极为友好的欢迎词。

阁下, 尽管现在的时间相当晚了, 但是我还要与以前的所有发言者一样, 为你当选为第一委员会主席这一重要职位而向你表示祝贺。我也要当选的本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表示祝贺。由于我多年来一直注意你在多边外交方面的卓越活动, 因此我不需要聆听其他代表团对你所说的赞扬的话, 就能表明瑞典代表团完全相信你有杰出的能力指导我们, 使其各项工作取得尽可能圆满的成果。

我今天所想做的就是恢复《弱小者的怒吼》的精神。1955年出版的这本书中设想的事件直接关系到我们目前的境况。由于我代表该书献给的世界上的一个小国, 因此我认为, 我们现在所必须做的就是对强大者一致发出怒吼声。我们不可能实现芬威克大公国的裁军工作所取得的神奇结果, 这就是, 在有效控制下完全废弃所有核武器。但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 以逐渐摆脱目前的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僵局。

从这一点出发, 今天我的发言将不是照例环顾一下裁军领域的形势, 因为在这一领域中, 我们可悲地未能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相反, 我今天想要把我的主要发言专门来谈有关核裁军的一些问题, 其中包括迫切需要维持和加强不扩散制度问题。特别强调核军备的理由当然是由于继续进行核武器竞赛所造成核战争的日益增长的危险, 日益增长的核扩散的危险、军事理论的发展以及国际局势的日益恶化。

全世界的人民必然和我有同感, 即 1980 年代有一个不好的开端。局势看来确

实严峻。我们——让我们不要避而不谈这点——在为改变核军备领域事态而作的努力遭到了严重失败。

我们尤其注意到一种已经对人类境况具有消极影响的事态发展，诸如正在进行的苏联军事集结和在苏联部队内部署新的诸如 SS-20 型中程导弹；美国和苏联都在继续改进洲际弹道导弹的质量；1979 年 12 月 12 日在北约组织内作出在西欧发展、生产和部署新一代的中程导弹的决定；日益趋向把核武器看作是军事上有用的、对理论有影响的新武器系统和部署模式；在经济困难时期，军备工业似乎是能够指望有日益增多的订货的少数工业之一，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军事设施似乎不受预算限制的事实；关于据称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和对试制各种新型化学武器日益感兴趣；关于不扩散制度受到令人担心的威胁的报告；以及，最后但肯定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由于超级大国关系的日益恶化而使国际的政治气候急剧恶化以及在世界的某些地区紧张局势和军事侵略的加剧。

某些光明的方面——尽管很少——也应该予以指出。在超级大国之间正在继续进行各种会谈，而这是极为重要的；美国现政府仍然承担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的义务；美国和苏联共同决定就欧洲战略武器、所谓的战术核力量或战区核力量进行一轮预备性讨论，这一讨论刚在两周之前进行；有关特别惨无人道的武器的日内瓦协定，该协定尽管范围有限而且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保护平民，却是最近在国际外交中所取得的极少数具有实质性成果之一。

虽然不言而喻，但是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如果缺乏缓和气氛和各国之间，特别是超级大国及其联盟之间缺乏基本信任，大多数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努力是不可能取得进展的。目前日益强硬的立场以及特别是在欧洲地区正在进行的所谓军备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对裁军谈判的前景产生消极影响。这样的趋势必须加以扭转，以免为时过晚。

我代表一个虽然小，但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却重要的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国家，因

此我不得不回头来审查欧洲大陆的不稳定局势。但是我首先要对在全面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的最近一项事件发表评论。

不扩散条约第二次审查会议在今年8月和9月在日内瓦举行，历时4周。

我们大家——无论是否是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都了解不扩散条约制度的重要性，也了解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在承担条约义务之间的微妙平衡，这种微妙平衡是在1968年签订不扩散条约前进行的多边谈判阶段达成的。

从我们参加裁军谈判后不久，瑞典就强调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绝对重要性，认为它是防止核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去的主要先决条件。事实上，不扩散条约的第六条的存在主要是1967年和1968年当时的十八国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两个成员国，即墨西哥和瑞典作出的努力的结果。

我们应该提防把第6条解释为对拥有核武器的缔约国规定只须在开始进行谈判时应抱有诚恳的义务。那样，这些核武器国家就可以随意地进行谈判达数年甚至几十年而不取得任何成果。这种情况将不符合人们强烈持有的观点，即应对拥有核武器的缔约国规定实际的和具体的义务。

令人遗憾的是，自从这些国家签订了一项保证它们自己“早日”谋求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条约以来，12年已经过去了，核军备竞赛仍然在继续进行并在加紧，可能要把我们领向“边缘”。尽管这样，正如这些国家最近所做的那样，它们还声称它们已充分履行了第6条规定的各项义务。这对我的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并且我想对于参加了不扩散条约的所有其他无核武器国家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

实际上，一些事件确实强调了必须规定与核裂变和核武器生产能力之间的联系有关的管制措施，以便把核武器扩散的危险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同时，我们都知道，核武器扩散也可以通过滥用核能方案以外的其他方式引起。

我们认为使人安心的是，不扩散条约第二次审查会议能够广泛地——很大程度上是一致同意——讨论一些诸如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以及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

国际合作等重要问题。在这个方面，我想要回顾一下瑞典代表团的信念，即如果所有非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无核武器国家将会接受象各缔约国所已经接受的同样适用范围的保障措施的话，各国在核能的合作方面的关系将会得到改善。如果所有的出口国都把采取这些保障措施作为供应的条件，一个引起不安的歧视因素或者甚至不应有的优惠情况都将会得到避免。关于这些问题的工作现在必须在其他场合继续进行。

在所有的国家内，包括核武器国家在内实施全面适用的保障措施对于“停止”用于制造武器目的而生产可裂变物质来说，也将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自从1965年以来，瑞典极力赞成采取这一措施。

请允许我申明，我的国家将会继续信守它承担的不扩散的义务。由于认识到这项条约作为实现纵向不扩散核武器的努力中的一项主要政治文件的作用，因此我们将会尽最大努力帮助维护和加强这项文件。

我已经较为详尽地谈到了不扩散条约的第6条。由于接受了这一条，因此核武器国家已经承担了与无核武器国家所保证的义务保持平衡的义务。因此执行这一条的文字和精神，对于为使不扩散条约得到普遍接受所作出的努力是极为重要的。

人们也应该认真地注意这项条约的序言部分第10段，而在这一段中，各缔约国回顾了它们1963年决心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的试验。由于我将在下面谈到的原因，强调“永远”这个词是很重要的。

再没有比承担的那些义务和人们观察到的核试验的实际情况之间更为强烈的对比了。从40年代开始至现在所进行的全部核爆炸试验的三分之一都是在我们所说的第一个裁军十年期间进行的，这就是说，在1970年代进行的。

这十年期间，每年平均进行40次爆炸试验。应该指出，自从1977年以来，由于苏联和法国核试验增加，美国的核爆炸试验继续居高不下，因而所观察到的核爆炸试验的次数明显的增加了。我们也怀着深切关注的心情注视着中国在大约两个

星期之前进行的大气层的试验。并且我要在这里补充说，根据我昨天收到的一份从瑞典国家防务研究所拍来的电报，这次大气层核试验放射出来的放射性云雾已经到达瑞典。

已记载和报道的核爆炸简况

	1944-1980年		1970-1974年		1975-1979年		1980年*
		%		%		%	
中国	26	2.0	6	3.0	9	4.0	1
法国	95	7.5	28	13.0	28	13.0	9
印度	1	—	—	—	—	—	—
联合王国	32	2.5	1	—	4	2.0	2
美国	664	53.0	83	41.0	71	32.5	12
苏联	442	35.0	86	43.0	106	48.5	16
总计	1,260	100.0	204	100.0	218	100.0	40

* 到1980年10月24日为止。1980年的数字尚未表明任何趋势，因为某些核武器国家把它们的核试验集中在秋季几个月内进行。

我插入了这张表明从1944年到1980年10月24日为止有记载和报道过的核爆炸试验数字的表格，它具体说明了1970年代的核爆炸试验的情况。这些确实是令人不安的统计数字。

这些发展情况——导致核武器试验达到了大体每周进行一次的速度——必须放在已作到的各项承诺的背景下来考虑。在1975年的不扩散条约第一次审查会议通过的最后宣言中，以协商一致方式并在核武器国家缔约国无任何保留意见情况下要求这些核武器国家在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之前“要把它们的地下核武器试验限制到最低限度”。根据这些统计数字，核武器国家实际上没有遵守这一义务。

关于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努力问题，3个进行谈判的核武器国家也作出了一项非常明确的承诺。这项承诺已经在本委员会中得到确认，尔后于1977年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通过的第32/78号决议中也得到确认，这项决议曾获得126个国家的赞成票，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包括在内。它敦促这3个国家加速进行他们的谈判以便尽可能快地取得积极的结果并使它们尽最大努力把这些成果提交1978年春季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届会，供其进行充分审议。大会也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议以最紧迫的速度讨论这项经过三方谈判达成的一致同意的文本，以便向1978年举行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交一项条约草案。

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是：这3个核武器国家在这两方面都未履行其自己的诺言。没有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对其核爆炸试验加以限制——更未限制到“最低限度”。

人们普遍认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是开拓核裁军进程的努力的一个中心问题。全面禁试条约和开始就这个议题进行多边谈判的问题是在不扩散条约第二次审查会议上的一个主要障碍。我必须明确申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国感到特别不满意的是，该委员会迄今已经表明无法建立一个全面禁试条约的特设工作小组。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建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将会立即能够开始进行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多边谈判，诸如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法律问题和组织体制问题，其中包括建立有效的和客观的核查和控制机构。

在不扩散条约第二次审查会议期间在这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我想要提醒本委员会注意，美国代表团准备接受——尽管直到那次会议的最后时刻才接受——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1981年届会上建立一个全面禁试条约特设工作小组。因此，瑞典政府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现在应该能够在其1981年届会开始时早些作出着手进行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多边谈判的决定。

就现行的全面禁试条约三方谈判而言，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国对目前的形势至少可以说感到非常不满意。我们现在被公开告知，三方努力并不象1963年在莫斯科会议上所保证并在1968年所重申的那样是要达成一项期限无限的条约，而是要达成一项期限仅为3年的协定。

尽管这样一项协定无疑将是一种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项协定会有严重缺点，使人们不能说它是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请允许我详尽阐述这点。这样一项协定将不可能受到各方的普遍遵守。这项协定很可能把达成一项永久性的全面禁试条约的多边谈判长期拖延下去。这项协定可能危害实现和维护一项国际核查制度的国际努力。

因此我的结论就是，这样一项协定在重要方面将等于暂停核试验而不是实现我们为之工作了几十年的期限不限的全面禁试条约。

联合国会员国多次提出建议在缔结这样一项条约之前暂停核武器试验。这个问题也作为一个原则的问题由伯纳德·费尔德教授在1980年5月出版的一期《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的一篇社论中进行了讨论。他讨论了他所说的主要问题，即，两个超级大国一边在谈判军备控制，同时它们却在进行激烈的竞赛以便增加和改进这些谈判准备加以控制的这些武器。谈判的步伐一般说落后于武器发展的速度。由于军备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看来不能够阻止军备竞赛，因此这两种活动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只有在进行谈判的关键时期内把正在审议中的军备竞赛加以冻结，限制军备的努力看来才会取得成功。显然，在谈判进程中，就暂停正在审

议中的武器或武器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和部署事先达成协议看来是清除任何武器系统取得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

证实这个问题的事例大量存在着。我们大家都记得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初期的不同阶段中所提出的所谓讨价还价的筹码：分导多弹头，巡航导弹。谈判落后了，现在人类幸好拥有分导多弹头和巡航导弹。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就是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我已经引用了在全面禁试条约会谈期间进行的核试验爆炸的数字。人们可以争辩说，在没有实行有效的暂停核试验活动前，我们无法打破长期以来一直阻碍取得进展的对全面禁试条约的反对。

因此，经过一段有限的暂停期能够促成实现一种有助于达成关于无限期的全面禁试条约的最后协定的气氛。显然，必须充分利用一段暂停试验期来进行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特别包括达成国际核查制度——的一切有关方面的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目标当然仍然是尽早缔结一项在一切环境内永远禁止一切核试验条约。

最近由联合国完成的关于核武器的研究报告清楚说明了核武器方面的令人惊恐的形势。该研究报告是对今天世界上核武器情况的一份详尽和全面的审查报告。从所提出的材料中必然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认为一件核武器总能加强任何国家的国家安全的观点是我们时代的最大谬论。

超级大国的核武库趋出了有效地实现它们自己宣布的威慑目的所需的许多倍。核武器的技术多样化已经使坚称所谓的恐怖均势是一项争取和平的手段的说法愈来愈困难了。事态发展将会难于控制的危险正在日益增长。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下列事实，即新的运载系统可以使核武器象其他武器一样被“使用”，从而得出这一概念，即能够进行和打赢一场核战争。相反，这项研究报告指出，在一场核战争中不可能有任何胜利者，它的主要的和次要的后果对全世界的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一场核战争能够加以控制的观点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从政治上说，这种观点意味着，超级大国出于它们认为的自身的安全需要，把全世界各国人民作为人质。但

是这项研究报告指出，一项基于不稳定的核威慑均势的制度决不可能是一项长期解决国际安全面临的问题的可靠办法。

我相当详细地谈了由于允许引进新武器和武器系统而产生的军备技术的势头以及其后各种理论的发展使我们正面临着的各种巨大的复杂问题。其影响也由在欧洲的军事舞台上所发生的事情予以证实了。在欧洲各国间紧张局势普遍不严重，但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却造成了两个军事集团在进一步扩充新的和完善的核武器以及扩充常规部队方面交替地进行。在一个已经过分军事化的大陆上，这种军事活动的拉锯局面看来几乎不可能制止。但是它必须予以制止。

欧洲各国人民必须共同制订国家的和 international 的行动战略，以摆脱欧洲继续军事化的进程。我们行动的最后目标必须是在欧洲消除核武器和大规模削减常规武器和部队，特别是削减具有进攻性或造成不稳定性的武器和部队。

最近的一个事态发展确实强调了采取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法国在今年早些时候曾宣布，它已经发展和试验了一颗中子弹。瑞典政府一再谴责中子弹，它对核战争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进一步加剧了其恐怖的后果。瑞典也关注地注意到最近关于在超级大国的武器库中准备生产和部署中子弹头的消息（如果要使用的话，就将被用在欧洲战场上），而这一发展具有降低核武器极限的内在危险。

在 1978 年 7 月和 1979 年 6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上发言时，我对有核国家提出 5 个关于非战略核武器有可能用来对付欧洲的目标的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我的国家对在我们的邻近地区内不受限制地进行核军备竞赛的严重关注。我们怀着感谢的心情注意到联合王国对这些问题所作出的反应。然而，瑞典政府关心的是，迄今为止美国和苏联尚未作出任何回答。为了提请注意这些问题，我现在把它们再次提出。它们仍然完全是当前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是否正在为在现有的现代化计划中进一步发展千吨当量级以下的核武器系统作准备呢？而如果已经开始进行这些准备工作的话，它们将会具体地

有助于取消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之间的区别吗？

第二个问题是：苏联是否拥有，或甚至部署了千吨当量级以下的核武器，或者拥有这些核武器的各种运载手段？

第三个问题是：是否预见到的生产或部署核武器系统会具有现在已部署的这些核武器系统所没有的特点，而这种改变的新特点能减少附带损失？当然，这是指的中子弹。

第四个问题仍然是重大的问题，同时已经由超级大国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实际方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是否现有的现代化计划预期进一步部署中程弹道导弹以替换较旧的这类武器或者增加迄今为止所部署的全部武器的数量呢？

在这一背景下，第五个问题是：是否会在一些迄今为止尚无核武器的欧洲地区内部署这些核武器呢？

召开一次欧洲裁军会议的提案就是从这一广阔的角度提出来的。已经提出几项这样的提案，但在方法和目标上都不同。但是这些提案都是旨在欧洲建立一个危险性较小的局势，并且旨在限制和削减这个地区的军备。因此，为了谋求一种能为一切有关国家接受的方法要找出符合共同利益的因素。

欧洲的裁军会议应该讨论建立信任措施和严格意义上的裁军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它应该旨在产生一些具体的和实质性的成果。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会议都不应成为一种空洞的文字游戏，产生没有约束力一些的宣言。为了使会议成为其后能采取增强信任措施的有效基础，以及成为军备限制和裁军的有效基础，一定要把它看作是一个长期的和持续的进程。它必须在开始时只讨论有限的和明确的问题，逐渐进入更为重要的措施，涉及欧洲大陆军事上有关地区以及周围海域，后者是个重要问题。

会议应该讨论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欧洲，这两类武器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军备状况的一个方面不能在不考虑另一方面的情况下孤立地处理。

因此要求采取全面的做法。

为了强调我们认为欧洲局势具有的严重性和制止这一地区的军备竞赛的紧迫性，瑞典政府已表示它愿意作一次欧洲裁军会议的东道国。我们希望，对于一次会议的讨论不久将会具体化到使这项提议能够成为明确的邀请。

正如 1970 年代的整个十年的真实情况——可悲的真实情况——那样，1980 年持续和加剧的军备竞赛是对人类通情达理的信念的挑战。

目前的局势令人非常沮丧，但是我们绝不允许自己采取失败主义的态度。最近逝世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小说家查·珀·斯诺在他的总题为《陌生人和兄弟们》的系列小说中的一部里说：“当人民仍认为一些事件对他们来说是过于大时，就没有任何希望了。”我经过考虑的意见是，即使目前的事件也并不是过于大到不能应付的程度。

瞿丁伯先生（越南）：本委员会已经在关于裁军的 20 个项目的一般性辩论上花去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我国代表团一直认真地倾听各个代表团所作的发言，并且同它们一样感到国际社会对裁军问题的极大关注。在对这些项目进行第二次发言时，我国代表团想要提到极大多数代表团在这里特别关注和在最近的两个星期内深入地加以讨论的问题。

核裁军一直在裁军领域中占有绝对优先地位。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明确地指出：

“核武器对人类和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便防止使用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在这方面，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第 S-10/2 号决议，第 47 段）

最后文件的行动纲领用了 25 段，即从第 47 段至第 71 段专门讨论核裁军问题，说明这个主题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

根据在本委员会这里讨论的情况，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人类要作出联合努力来

制止核军备竞赛的紧迫必要性，特别是美国——一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已经把设想一场有限核战争的“新的核战略”作为它的正式政策，而中国——另一个核武器国家——还在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性”的时候，更是如此。

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在一般性辩论开始时的发言中，以他素有的明智和洞察力，最明确地表达了国际社会对面临一场核战争的危险及其后果的关心。他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在最近两个星期内在他之后发言的许多代表团的同意。

核裁军，首先涉及到核武器国家。最后文件的第 48 段和第 58 段强调所有核武器国家的特别责任。但是某些核武器国家一直力图规避其责任，并对把核裁军放在优先地位提出质疑。在 10 月 22 日，中国代表在本委员会上争辩说，核裁军并不重要。

虽然我们同意，如果不存在任何种类的军备竞赛——核武器或常规武器的竞赛——，那么情况将会更好，但是我们肯定不能接受中国的把核武器同常规武器等同看待的观点。同样，我们不能不抗议中国的大气层试验，因为这些试验危及地球上的生命。我们拒绝中国的为进行核军备竞赛而给自己开绿灯的政策及其使人类更加接近于核灾难的理论。

今年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所有核武器成员国的参加下，举行过 93 次会议——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会议，但是结果这么不能令人满意。显然，在某些核武器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霸权主义国家——缺乏政治意愿，阻止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实现其所期望的目标。这样一种消极的态度一直是关于核裁军谈判以及关于裁军其他方面的谈判中的主要障碍。

在筹备关于印度洋问题会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相同的势力造成的阻碍。美国已经把迪戈加西亚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军事基地，并派去新的部队和海军部队，威胁着该地区各国的安全和主权。而且，美国一直阻止召开 1981 年的会议。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印度洋建立一个和平区的一切考虑必须以该地区各国的利

益和愿望为基础。由于这个原因，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支持 1981 年在科伦坡举行关于印度洋问题会议。我国政府也支持马达加斯加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先生关于召开一次关于印度洋问题的高级会议的倡议，并且我国政府已经表示它准备参加这样一次会议。

昨天，毛里求斯总理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先生在新德里再一次重申他的政府的立场，并且要求美国和联合王国开始与毛里求斯就把迪戈加西亚岛归还他的国家举行会谈。我国政府支持毛里求斯政府的立场。

最近，在日内瓦，联合国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缔结了一项公约和三项议定书。我国代表团欢迎这一成果。

早在 1960 年代，越南曾向全世界呼吁要谴责和禁止使用这些残忍的武器。十多年来，侵略军队利用越南的人民作为改进其杀人的武器的实验品。越南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样身上仍然留有上次战争中凝固汽油弹、地雷和杀伤武器造成的伤痕。

我国政府对保护平民百姓特别关注。过去的美国 and 最近的中国，在它们的侵略越南的战争中，集中进攻民用目标，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伤人民以及全部毁坏城镇。

这就是为什么越南参加了 1973 年举行的禁止这些残酷武器初期的讨论的原因。

越南代表团也极为重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越南南方曾倾泻了 10 万吨有毒的化学制品——按照美国参议员盖洛德·A. 纳尔逊的说法，“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居民每人平均 6 磅有毒的化学制品。”这些化学制品对越南的人和环境造成了近期的和长期的损害。

按照美国教授阿瑟·H. 威斯汀的说法，已在越南喷射了化学制品中所积累的 320 磅二噁英，并且他还说，如果只有三盎司的二噁英进入纽约城的饮用水中的

话，那么纽约城所有 900 万人民的生命将会处于危险之中。还必须提及下述事实，即当 3 磅二噁呋意外地在意大利塞韦索漏出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感到惊恐。

美国有毒化学制品所造成的损害不仅仅是限于对越南人。美国和澳大利亚士兵返回家园，身上带有对他们自己和对他们的孩子也有潜在影响的二噁呋。因此，在越南战争期间使用有毒化学制品的后果实际上已经威胁着许多地方的许多生命。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防止情况恶化，并且那些造成这种状况的人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

越南方面正在尽最大努力克服由美国有毒化学品造成的后果，越南最近已加入所有 3 项有关的国际文件，即：1925 年的日内瓦议定书；细菌武器公约和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因此我国政府对化学武器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反对生产及使用这样残忍的武器。

最近，美国通过它在老挝和中国的中央情报局“秘密部队”和通过其刽子手波尔布特集团，散布谣言说已经在老挝和柬埔寨使用了某些化学武器。正象阿富汗的情况那样，这是一种在政治上捏造出来的花招，以便诽谤这些未被中国和美国的颠覆活动所推翻的政府。有关的政府已经否认了这些恶意的谣言，并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已经否认了“所谓在柬埔寨使用毒气”（A / 35 / 226）。

这只不过是美国为掩盖它对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这些国家自己的部队及其盟国的军队处于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使用有毒化学品所作的努力，但却对它自己的部队和盟国带来不利效果。它也是中国掩饰它在 1979 年 2 月撤出对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前使水源毒化的罪恶行径的一项计谋。

显然，美国或中国都不能够逃脱全世界的谴责。

今年，在所有的裁军谈判机构和审议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等等——中，尽管进行了许多讨论和谈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令人鼓舞的成果。这主要是由于少数国家——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

——的顽固态度所致，它们拒绝进行有诚意的谈判，并且采取一切手段和用一切借口来阻碍谈判。

我国代表团希望，本委员会的审议以及人类要求裁军的势不可挡的有力愿望将会给下一年的各种谈判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能够在一种比较健康的气氛中开始第二个裁军十年。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我首先要向主席、副主席和报告员表示我的祝贺，我还要说，有一位具有这样才干的人在这个危机的时代主持我们的审议使我们感到多么高兴。

确实，我们现在整个世界正处于危机的时代中，一种看来陷于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不安全状况和近于国际上的混乱状况的危机之中。似乎宪章已被遗忘，而我们好象又退回到使用武力成为一种合法行使主权的形式的时代，好象使联合国也不能作为一个有职有权的组织而存在了。而且，好象国际社会正在目睹生命和各种有价值的急需资源遭到沉重损失的一场野蛮的消耗战而无动于衷。

然而，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并不是无动于衷；它们是极为关注这一局势，而且感到惊恐。现实是并且仍然是这样的，即由于宪章所要求和规定的国际安全和法治制度始终未加以遵守，因此联合国通过其安全理事会已经证实不能够有效地进行干预。在联合国及其正常活动正在受到挑战——非常严重的挑战——的关键时刻，大会必须对这个问题给予迅速的关注。这个时期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35年以来本组织一直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因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些决定由于未得到执行以及安理会被剥夺了执行其决议的任何可能性而失去了效能和效力。因此，安全理事会的一些决议由于未执行，等于一些废纸。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宪章的制订者决不想使本组织成为没有效能的组织。如果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不能得到执行以便给世界带来安全和秩序的话，那么宪章的制订者就不会创建一个联合国了。然而，尽管如此，联合国仍然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就，并且证实对我们世

界是必不可少的。现在一天也少不了联合国，因为当今的世界是相互依存的，因为我们技术的进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象联合国这样的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它确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必须是有效能的组织。现在是这个组织的效能要受到检验的时候了。我将在早些时候再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现正面临着来自一场似乎即将爆发的核战争的威胁，其带来的大灾难对人类生存本身是严重威胁。因此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和更加紧迫了，因为当这么多势力都集中于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会拯救世界呢？在这里我们必须提一提，在裁军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受到军备竞赛的阻挠，因此可以说联合国实际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裁军的问题，而是制止和阻止军备竞赛的问题。显然，当我们仍在生产越来越有效的军火和更有毁灭性的武器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裁军，军备也不可能减少。我们怎能空洞地谈论裁军而仍然继续生产更多的武器呢？在我们制止军备竞赛之前，让我们忘掉真正的裁军吧，让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那就是制止军备竞赛。通过制止军备竞赛，我们才能减少出现一场核战争的危险。

因为战争的危险是由军备竞赛中双方的对抗造成的，而军备竞赛则是所谓的势力均衡的结果。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均势；任何的均势都是一种假设。在所有这些年里，军备竞赛的双方从未承认出现过均势。另外一方总是更加强大，因此我们必须武装起来。因此，均势只是争取得到军备竞赛带来的军备优势和统治地位的一种掩饰。

这些情况在本委员会多次讨论中都已表述过。我们从一方面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即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均势，因此我们不应该再进行军备竞赛了，而要转向保持缓和状态，以便使我们能走向裁军，而不是生产更多的军备。但同时我们又从另一方面听到下列的说法，即“不，根本不是这样；不存在任何的均势，对方具有很大的优势。”这是两种说法，但是这两种说法不断重复，交替出现。因此，我们必须

屏除均势的概念。均势概念毕竟只不过是一种消极的看法。它意味着如此的不信任、仇恨和实际的军事对抗以致一方或另一方具有任何优势都会立即造成一场战争。均势只不过是维系安全的一根细线，而它却是造成、维持和使军备竞赛长期存在的原因。要摆脱均势的概念，你就会摆脱军备竞赛，因为那样你就不会再有任何支持这种概念的借口了。要是保持军备竞赛，就既不会有实现裁军，也不会有实现任何向国际和平与安全取得进展的希望。我们如何摆脱军备竞赛呢？在我提到核战争的直接危险之后，我想用一点时间来谈谈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听到了许多有关这个方面的重要发言。我要赞扬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所作的精彩发言，他引用了非常引人注目的例证来说明一场核战争的危险性和不可思议的灾难。我无须对这个问题详尽阐述，因为我们已经从其他发言人那里听到了这方面的情况。我想要越过这个问题谈一下医治办法，因为我们全都了解核战争的危险性。但是避免发生核战争的各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现在，罗夫莱斯大使已经列举了许多选择办法、目标或措施。它们是：第一，批准和执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第二，就举行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开始谈判；第三，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第四，立即宣布暂停一切核试验；第五，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设立一个承担核裁军多边谈判任务的特设工作小组。

现在我们都同意上述的所有建议。确实我们想批准和执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尽管我们知道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既不能制止也不能影响军备竞赛。军备竞赛继续进行，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我们同意就举行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开始谈判，但是我们如何知道某一方或双方的政治意愿将会允许在这方面取得任何有效的进展呢？所以局势是非常危险的。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自从证明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没有任何技术性困难以来，实际上至今已有十多年了，而人们一直反复地申述，只是缺乏政治意愿，才妨碍缔结这项条约。但是如果允许每个会员国拥有表明有或没有政治意愿的特权——以及它们都有接受或无理由地拒

绝一项提案以致阻碍向和平取得进展的选择权——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取得什么结果。要求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设立一个承担核裁军多边谈判任务的特设工作小组的第五项提案也是一项很好的提案。我们支持所有这些目标，但是我们认为应该更进一步。我们必须更进一步，以便制止军备竞赛，因为没有哪一项提案停止军备竞赛，而如果军备竞赛继续进行的话，那么就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缓解局势的希望了。

我们现在谈一谈军备竞赛问题，并且我认为，我们只要有一点点理智和采取适当行动，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军备竞赛是自联合国建立不久就严重违犯宪章的结果。宪章规定了通过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来建立国际安全和法治制度。因此，我们必须规定按照宪章规定应是强制性的国际安全和秩序制度的各项基本要素。

因此这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政治意愿问题——某些国家可以同意，其他国家可以不同意的问题；但这些国家必须同意按照宪章规定建立国际安全和秩序制度，因为这是宪章的一项强制性要求，而每个会员国由于都是宪章的签字国，因而必须承担这项要求。遵守宪章第四十三条是每个会员国的义务，这是一项不能以其政治意愿是反对这一条作为借口而规避的义务。如果某个国家的政治意愿是反对这一条，那么它就不应该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一个国家在思想和行动上违反宪章就不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那就是剥夺掉安全理事会由于其决定而具有的效力和效能，从而肢解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即使经一致同意的决议竟然被不遵守、被忽视和被搁置一旁而不予以执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这是在最近的几年中所出现的一个问题，在此期间，我们见到一些事例，在此我无须指出，这些大会一致同意的决议——没有任何弃权，并经安全理事会全体和一致赞同，却在不遵守法治或不尊重联合国的情况下，一直未加以执行。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裁军，如果我们想要制止军备竞赛，我们就必须确立

宪章中所规定的这种国际安全制度。那样就不再需要进行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是在联合国建立后不久出现的，因为一些国家，在没有宪章所规定的国际安全的情况下，把它们的安全转向过时的均势的概念。然而，在18世纪中盛行的均势是五六个大国之间平衡其各自势力的一种均势；这并不是当今在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中的武器均势，因为如果五六个大国正在平衡其势力的话，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进行军备竞赛，但如果世界是处于两极分化的状况并且一方或另一方依赖着武器的话，军备竞赛就会随之而来并产生我们今天正在面临着这种危险局势。人们普遍承认，我们必须制止军备竞赛。但是只要均势概念为军备竞赛提供了不可避免的借口，那么制止军备竞赛就证实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军备竞赛已逐步升级到一年需要5000亿美元的数额。均势作为设想中的安全手段最终必须为宪章规定的国际安全所取代。这一进程将是逐渐形成的，并且也不会出现任何干预可能会继续进行的任何均势的安排。但是我们以建立宪章所规定的国际安全和秩序的制度的基本要素来开始这一进程。让它同均势概念一起建立起来，而宪章的合法制度最后将占主要地位，均势必然将会连同军备竞赛一并消失。这是处理这个问题的适当方式。总之必须建立起宪章规定的国际安全制度。背离合作与和平而导致不信任、对立和军备竞赛的灾难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这一制度。在核年代里，将会促使我们迅速走向大灾祸的边缘。这个问题也可以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行动，因为国际安全与裁军问题直接有关。国际安全有赖于裁军的问题曾在1977年大会中提出，一项一致通过的决议要求对国际安全与裁军之间的关系提出一项初步的研究报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决定应该为此目的设立一个专家小组，这就重申进行一项研究的必要性。这项研究报告应该对裁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与通过联合国系统建立的国际集体安全并行的是宪章第二条第3项中所规定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问题。当然，这里的一项限制性条款是，通向自由使用武力的道路，如上所述，已经由于国际安全制度的建立而有效地被堵死了，因为在一

个由使用武力进行统治的世界里，较强的一方除了按照自己的条件去解决争端外，不愿意用其他办法解决。在这个方面，应该考虑更加广泛使用国际法庭。

我保留我一般性辩论期间再一次发言的权利。

主席：列在今天的发言人名单上的两位代表已经撤回他们的要求。我再说一遍，如果能遵守原来的发言人名单，我们将表示赞赏，因为在一般性辩论以后的会议上发言人的名单很长，因此如果发言者在现阶段不发言，那么要保留发言的顺序是有困难的。

我现在请民主柬埔寨的代表发言，他要求行使答辩权。

戈奔亨先生（民主柬埔寨）：我国代表团确实并不想重新挑起关于我的国家柬埔寨的局势问题的辩论，因为大会在去年并在最近都讨论了柬埔寨的形势问题，并且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 34/22 号和第 35/6 号决议，然而，越南地区扩张主义者的代表的愚蠢谎言和诽谤性指控使我不得不行使我的答辩权。

我们在柬埔寨有一句谚语，即一只柳条篮子盖不住大象的尸体。越南地区扩张主义者的诽谤和谎言不能掩饰他们的侵略、他们占领柬埔寨以及他们对柬埔寨人民的种族灭绝的罪行。大会在我已经提到的决议中以及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谴责了这些侵略和占领。正是 25 万名越南军队正在向我的国家发动战争和使用三种方法屠杀柬埔寨的人民：那就是：各类常规武器、饥荒的武器以及化学和毒气武器。

我国代表团昨天已经通报本委员会，即越南占领军正在使用这些化学物质，我国政府也已经把这些罪行向我们组织的所有会员国作了通报。一份详尽但尽管不完全的关于越南地区扩张主义者在柬埔寨散布化学制品、燃烧的毒气弹以及对饮水点和河流放毒等罪行的统计表已经作为一份正式的联合国文件予以散发。迄今为止，越南扩张主义者在对柬埔寨进行侵略和占领几乎两年之后，已经以上述三种方法屠杀了几乎 300 万柬埔寨人。

为恢复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和安全，大会第 34/22 号和第 35/6 号决议提

出了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法。河内当局的唯一体面出路就是遵守和执行这些决议。

下午 4 时 40 分散会。